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10月27日

星期四

阅 / 人 / 文 / 知 / 齐 / 鲁

□□美编
编辑：向明平丽

《乡园忆旧录》里的济南名人

《乡园忆旧录》是一部以记述山东名人及地方官员的逸闻逸事为主,兼顾地方掌故、名胜古迹、山川风物等諸多方面的笔记体文献杂录,作者是淄川人王培荀。此书虽非济南文史专著,却包含许多与之相关的内容,尤其是书中写到的济南历史上的名人,如今读来仍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



□杨曙明

王培荀出生于乾隆四十八年(1783),去世于咸丰九年(1859)。他自幼聪颖,但仕途不顺。或许是文风朴实,语言近似白话之故,使得他在八股科考中屡屡落第,此与其同乡蒲松龄的情况极为相似。至于编撰《乡园忆旧录》的缘由,他在自序中这样写道:“予游蜀已十年矣,生平钓游所经,典型所仰,历历形诸梦寐,忆之恍如前生。父老所传述,又恐其久而或忘,故随意笔之,以慰乡土之思云尔,名之曰《乡园忆旧录》。”

开篇人物李攀龙

趵突泉公园内的白雪楼,祭祀的是先贤李攀龙,《乡园忆旧录》中的开篇人物便是他,可见其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。王士禛在明清诗坛可谓如雷贯耳的人物,可他对李攀龙极为崇敬,他曾说:“作七律如挽强弓,鲜有十分满者,古今惟杜甫、李白、王勃、李颀、李于鳞(李攀龙,字于鳞,号沧溟)数公耳。新城王考功季木,目空一切,独伏首沧溟。陈卧子谓:于鳞七律,为三百年来绝唱。”先贤们都如此这般之说,难怪王培荀对李攀龙也佩服至极了。

万卷楼是边贡所筑。楼内藏书籍、金石、古玩甚为丰富,可惜一日被大火所焚毁,边贡为此痛哭曰:“甚于丧我也!”不久病卒。边贡所交之人,皆海内名士。在京城为官时,他“浏览江山,挥毫浮白,夜以继日”,因而被弹劾,说其“纵酒废职”,于是,他便辞官回到故土,也就是济南的华山脚下。

边贡乃明朝文坛“前七子”之一,李攀龙则是明朝文坛“后七子”之一。边贡筑万卷楼,李攀龙筑白雪楼,“两楼虽无,但至今如雄峙厉下焉。”据史料记载,万历年间的山东布政使叶梦熊,出于对李攀龙的敬佩和赞赏,出资在其少时读书处,也就是今日趵突泉公园沧园附近,建起了济南历史上的第三座白雪楼。这座白雪楼虽在清朝初年倾圮,但顺治年间又被时任山东布政使的张缙彦在原址重建,人称“泺源白雪楼”。按照王培荀在世的年代,“泺源白雪楼”应该还在,不知为什么他却说“两楼虽无”?

李清照故居在柳絮泉

李清照在柳絮泉旁是否有故居,历来文史界颇有争议。不过《乡园忆旧录》中直言:“李易安故宅在济南柳絮泉上。”

同时,他还记载了与李清照相

关的这样三件事情:朋友在济南故书局买了一幅李清照小像的画轴,纸已黯然,状似憔悴,所谓“人比黄花瘦”也;李清照随夫赵明诚到淄川时,北兵已逼近,仓皇间出走逃难,家室不能保,其所著的《金石录序》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;赵明诚在太学时,有人持徐熙所画牡丹求售,可他心有余而钱不足,因为买不起而作罢,夫妇俩为之怅惋累日。

王象春和王士禛

明清时期新城(今桓台)的王氏家族,可谓声名显赫。在《乡园忆旧录》中,多有对王氏家族的介绍,其中与济南密切相关的,除了王士禛,便是王象春。

王象春,字季木,因为曾经担任过南京吏部考功郎,故世称王考功。“王考功季木,渔洋山人之从祖也。才气纵放,傲睨一切。著有《问山亭集》,务欲超出常规,惊骇流俗。如:项王瞋目叱咤,千人皆废。《题项王庙》一篇,(如)狮吼鲸翻,几欲唾壶击碎,压倒从前作者矣。”不过,济南人感谢王象春,则是因为他的《齐音》。《齐音》又名《济南百咏》,收入其七言绝句107首,内容涉及济南的湖光山色和风土人情。诗后缀以笺注,说明创作缘由。《齐音》影响深远,乃济南文史的重要史料,叶春墀在1914年编撰《济南指南》时,就在书后附录了其所有诗篇。

“济南府平原人董云,字香草,气度风雅,博读经史,教授生徒终日无倦容。文章雅健,以诗名世。”他“盖籍平原而寓历下”,其所著《广齐音》,又名《济南绝句》或《济南杂咏》,模仿《齐音》而又不袭其词,内容更加丰富。或遇物即言,随事而吟;或即景咏古,感发联想,题材俯拾即是,《乡园忆旧录》赞扬其诗“不求奇,不务华,情词亹亹动人……抑扬之间,推重独至,非轻许也”。

说来王培荀和王士禛还有点远亲关系,因为王培荀的外祖父王兆燠是王士禛的族孙。王培荀虽然对王士禛很是敬佩、敬重,但他仍然以为其名声大噪的“秋柳”诗不是单纯咏柳,而是运用比兴手法,借景抒情,抒发对明朝吴王官人流落济南之悲惨命运的怜惜。“渔洋山人以《秋柳》得名。少时疑其不甚规规于题,说者谓感南京旧官人作。余细绎其诗,‘残照西风白下门’,作诗在历下,而以金陵地起,若非意别有在,殊不合体……吴梅村《临淮故伎》诸作,以胜国旧臣,不免回首沧桑,兴感禾黍;若渔阳本朝新进,咏明官人而唏嘘悲凉则无谓矣。故借物流连,

而旨趣自见。”从上述说法中我们可知,当年对王士禛创作“秋柳”诗的动机,人们就有不同看法,绝非今人所推崇的“咏柳”那么简单。

藏书甲于齐鲁的李开先

李开先是章丘人,进士及第之后为官十三年,后来因为仕途坎坷返回故里。《乡园忆旧录》中说他的“藏书之富,甲于齐鲁”,而且其“所藏名画,皆自为品第”。其“藏书国初犹存,徐尚书元一购得其半,签帙必精,丹黄如故。今其半,俱化作过眼云烟矣”。

顾炎武寓居济南二十年

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。”此乃顾炎武之名言。在他的人生经历中,曾因为忠贞不贰寓居济南二十年,其间留下了不少诗文佳作。《乡园忆旧录》有关他的词条,录有当时与王士禛齐名的著名学者朱彝尊称颂他的楹联:入则孝,出则悌,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;诵其诗,读其书,友天下之士尚论古人。

济阳人张尔岐(1612~1678),自号嵩庵居士。他熟读经学,兼及诸子百家,顾炎武对他的学问十分敬佩,说其《仪礼郑注句读》是“根本先儒,立言简当,以其人不求闻达,故无当世之名,而书实拟可传”。《乡园忆旧录》载:其“所作古文《天道论》,抉幽摘微,能发前所未发,而文气曲折奥衍,表里洞达,直入昌黎之室”。

首家“公共图书馆”创办者周永年

周永年“嗜古多闻,读书过目不忘,以荐入《四库全书》馆,赐编修”。他藏书颇丰,且不为藏而藏,倡导为用而藏。为了方便他人借阅,他就在五龙潭边,创办了名为“潭西精舍”的“籍书园”,此乃中国历史上的首家“公共图书馆”。此外,为了静心读书,他还在龙洞佛峪般若寺后的林汲泉旁,建房数间,并自号林汲山人。

在此静心读书,其生活极为清心寡欲,以致晚年贫困潦倒,赵渭川助以金时曾赠诗曰:“髯翁贫病今犹昔,时欠长安卖药钱。堪笑石仓无粒米,乱书堆里日高眠。论者谓绝似先生行乐图。”

周永年之子周震甲,乾隆庚子年间参加科举考试。出场后凭着记忆将试卷内容抄录后呈给父亲。周永年看后颇为生气,训斥他背离学理且不合规矩,可没想到发榜后竟得以金榜题名。王培荀认为,此乃以偏师制胜也。

成就高于名气的朱缃

康熙年间的诗坛上,有一位成就很高但名气不是很大的诗人,名叫朱缃。朱缃原籍高唐,可他本人却是生在济南,长在济南的济南人,一生之中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济南度过的。他师从王士禛,被王士禛誉为“一代作手”;他比蒲松龄年少三十岁,却与之成为忘年之交。《乡园忆旧录》中介绍他的词条,虽然简短,但很到位:“朱子青缃,候补主事,不仕。家有园亭之胜,好宾客,日以称觞赋诗为乐。学诗于(王)渔阳,受知于(田)山姜。”

“吾乡一巨手”殷士儋

济南名士殷士儋,明嘉靖丁未进士,官至武英殿大学士,著有《金舆山房稿》。金舆山,古代华山之别名。当时,虽然李攀龙以诗主盟海内,但殷士儋的诗文也颇有特色,按照时任礼部尚书冯琦为《金舆山房稿》所作“序”中所说:其“铨序景物,品骘而赋,饯别而概,体齐鲁之雅驯,兼燕赵之悲秋,采吴越之婉丽,以争胜于历下、娄水之间。要以蓄极而发,积厚而流,无意于为文而生文焉。”王培荀对殷士儋及其《金舆山房集》的评价也非常高,说其“气概雄伟,音节洪亮,实堪与沧溟树旗鼓,是吾乡一巨手”。

在山东为官五年的施闰章

出身于儒学世家的施闰章,是安徽宣城人,他在山东为官五年,深得王培荀敬仰:“本朝学使,最著名者,无如施愚公。(他在任期间),山左奇才,无不赏拔。”同时,他还在辛勤工作之余,为济南留下了诸多隽永的诗篇。如《趵突泉上白雪楼诗》《再登济南白雪楼》等。其“不独与士相习,并山水名胜亦有恋恋不能舍去之意,尤不能忘者则济南也”。他在离别济南时,作《过长清怀济南旧游》,很能反映他当时的心境:“论文昨日事,历下五年游。湖影涵官阁,泉声满郡楼。山川经眼遍,风物过时愁。多难催耆旧,诸生几白头?”按照王培荀的说法,“湖影”一联,工于写景,非身历不知其妙。

郑板桥为朱文震画九畹兰

“历城朱青雷文震,精篆隶,工画,又善雕图章。游曲阜,遍观秦汉碑刻,坐卧期间累月。”《乡园忆旧录》中还记载有他的另外两件事。他在为袁枚镌刻20余方图章时,行刀如飞,人们惊其神速。他说:以铁刻石,有何不可?凡迟迟云者,都是为了故意抬高身价。郑板桥在扬州与八位朋友雅聚,席间作画时,画兰八叶已与人数相符,可没想到由于笔下误多画了一撇,于是他笑着说:难道今天还有后来居上者?果不其然,午后朱文震不期而至,郑板桥为此十分高兴,就画了九畹兰来纪念此事,并作诗曰:“何须芍药夸金带,自是千秋九畹青。”

苏东坡来济南时,曾在刘沼家写枯木一枝,题名“槛泉亭”。刘沼摹诸石,后移于儒学,求之者众,吏拓不给,碎数段,投之井。历城东二十里王舍庄,有块苏东坡题写的“读书堂”碑,为龙图侍郎张搅作,可惜碑今不存。

“海右此亭古,济南名士多。”王培荀对此颇有感慨:“济南固多名士,流寓亦盛,如唐之李、杜,宋之苏、黄、晁、曾,无不游览流连。国初,顾亭林、张祖望、阎古古、朱竹垞,皆以事久住。学使则前明薛文清、王文成,一代大儒;我朝施愚山、黄昆圃,一世文宗。以此提倡,人物风雅,安得不盛?”

《乡园忆旧录》作为文史资料,不失其弥足珍贵。“诚以王著于我鲁山川风物,名贤耆旧以及诗文掌故,凡所记忆,悉笔于书,而文辞雅驯,颇有可观。”这是著名学者严薇青先生对《乡园忆旧录》的评价。